

扁鹊墓前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到了。

河南汤阴县城东十几里处，嫩绿的艾草丛中杂生着星星点点的白色、紫色野花，环绕着一座古老的坟莹——扁鹊墓。

传说秦太医令李醯（xi 希）嫉妒扁鹊的神奇医技，便用重金收买了一位刺客。刺客打听到扁鹊行医要路经这里，就埋伏在道旁，将扁鹊害死了。当地百姓敬重扁鹊，为他举行了葬礼，修筑了坟墓，并将附近的村子改名为伏道村。自从扁鹊埋葬在这里后，墓地周围便长出了奇香异常的艾草，这艾草能治多种疾病，每年端午节时，到此地采艾的人络绎不绝。

铅灰色的天空，阴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雨。

一位身材高大的壮汉在扁鹊墓前席地而坐。他点燃香蜡和纸钱，无言地祭拜这位神医。墓前，青烟缕缕，烧过的纸钱像黑蝴蝶随风飘散，这时，远处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，急急地向这座古墓走来。到了墓前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这可是扁鹊墓？”

壮汉一回头，两人都吃了一惊：原来他们渡黄河时同乘过一只船，同救过一个小孩。壮汉就是那位美髯公，后来的年轻人就是张仲景。美髯公听了问话，无言地点点头，算是回答。仲景也不再说什么，立即俯伏在地，向古墓磕了三个头，然后从行囊中取出一束香，点燃后默默插进土里，又一次磕头祭拜。

美髯公将旁边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这才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小弟从哪里来？为何



要来此祭拜？”

“小弟从南阳来，幼小时读史书，早已仰慕扁鹊的医德医术，所以专程前来祭拜。”年轻人转过身回答。

美髯公一听，一对长长的眉毛扬了起来，两眼大睁，一掀长须，大声说道：“有位经商的乡邻告诉我，南阳有位行医的年轻人，叫张机字仲景的，近日又听说他在修武县救了一个上吊人的性命，莫非就是你？”

“小弟正是张仲景。这次远游习医，很大一桩心愿就是前来拜谒扁鹊墓。”张仲景说话间见对方手指在膝头上习惯地作按脉状，于是问道：“先生是一位年高德著的医师吧？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不必问我姓名，我只想今日了却一桩心愿。”美髯公激动地说下去，“当今医道衰微，医门中也是逐利者多，志在救人者少。”他又转身对着墓，伤感地

接着说，“一代神医葬在这里，竟难得有人前来祭奠，人们只在端午节时才来这里争抢艾草。我是黄河边一位行医之人，每年清明节都要来向扁鹊献上一炷香。从前年起，我暗暗立下一桩誓言：每到清明节，我都在墓前守候一天。如果这一天另有行医的人前来祭祀，我就将祖辈传下的一册扁鹊脉书抄本赠给他。我苦苦等了两年，今天终于等到了。”

美髯公从怀里抽出一卷帛书，郑重地递到张仲景面前。仲景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办才好：这样珍贵的医书，朝思暮想都盼得到啊！但萍水相逢，连对方姓名都不知道，又怎能接受这般贵重的礼物呢？正在仲景犹豫不决时，美髯公又开口了：“为人要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我既已立下誓言，这书就一定要交给你。书是扁鹊传下的书，你是仰慕扁鹊的人，这书有你这样的传人，扁鹊的英灵也会喜欢的。”

听了对方恳切的话语，仲景不再迟疑，双手接过了那卷用青布层层包着的帛书。

“望前辈留下姓名住址，晚生学医有成，一定前来报答。”仲景诚挚地请求。

“良医当医天下，何必报答个人。”美髯公爽朗一笑，起身飘然而去。

仲景的眼睛湿润了，他紧紧地抱着扁鹊脉书，望着美髯公的身影渐渐隐没在一片绿色的树丛中……

（摘自《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张仲景》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年 4 月出版，有删节）

语言柳叶刀

无影灯下，我手中的柳叶刀无声划过，剖开生死之间那层薄如蝉翼的皮肤。然而在另一重意义上，手术刀所抵达的疆域毕竟有限。这时言语如另一把温柔又精准的柳叶刀，轻轻刺破笼罩心灵的寒雾。

“阿姨，我会死吗？”十二岁的小敏躺在手术台上，声音微弱如绷紧的游丝。那巨大卵黄囊瘤已然压迫内脏，小敏的面容留着几分稚气。她清澈的瞳孔中，充满了对深渊的惊惧。

我俯身靠近，目光穿过冰冷的器械丛林，轻轻握住她微凉的手背：“好孩子，阿姨就在这儿陪你。我们一起赶走这个坏东西，好不好？”她滚烫的泪珠无声滴落，像被某种无形重压释放出的一颗颗星尘，坠入枕畔。孩子的手慢慢停止颤抖，仿佛微小的信

任之舟终于靠岸，在惊涛里寻得了锚点。她微弱地点点头，尔后便是沉入麻醉前的寂静，如同风暴中心短暂的安宁。

那一刻，特鲁多医生的箴言蓦然回响：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”当治愈尚在未知之途上跋涉，以语言为载体的抚慰，始终能照亮晦暗的裂隙，在绝望处悄然架起一座桥。

术后，小敏在监护室度过漫长的时光，清醒时的疼痛与麻醉初醒的迷茫交缠。我便常坐在她床边，言语如药：“疼的时候告诉我，不要忍。”、“今天比昨天好多了。”这些平凡如尘的词句，竟成了她抵抗疼痛和恐惧的微小盾牌，在荒原中为她撑起一小片可栖息的绿荫。当最终说出“肿瘤切得干干净净”时，女孩眼中骤然绽放的光亮，胜过晨曦穿透

厚重的云层——那不仅是身体上沉疴的祛除，更是一颗心因语言传递的肯定而复苏，在荒原上重新开出了花朵。

当巨大的病痛如冰冷巨石投向生命的深潭，语言是率先漾开的那圈涟漪，它携着理解与共鸣的暖流，一圈圈扩散，不断消弭着绝望的寒意。那番“总是去安慰”的境地，正是指向这语言构筑的桥梁——它越过技术的边界，直抵心灵孤岛。这安慰之桥，其柱基唯有深植于理解与共情的土壤才能稳固。

因此，无影灯下，当柳叶刀完成了它惊心动魄的使命，语言的柳叶刀便悄然接过了更漫长、更幽微的守夜——它的刃口是柔软的心肠，它的寒光却是恒久的暖意。

肖辉（湖南 长沙）

带状疱疹 痛并成长着

作为一名 20 多岁的大学生，我原本以为青春的烦恼无非是“早八”起不来、期末复习不完、食堂阿姨手抖……没想到，命运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份特殊的礼物——带状疱疹。

某天早上醒来，我突然觉得后腰一阵刺痛，像有人拿针在肉里挑。掀起衣服一看，一片红疹子已经嚣张地排成了“小分队”，还带着几颗晶莹的水疱。我第一反应是过敏，可室友瞄了一眼，幽幽地说：“姐妹，你这怕不是‘蛇缠腰’（民间对带状疱疹的称呼）吧？”

上网一查，症状全中：单侧分布、灼烧痛、簇集水疱……最恐怖的是那句“可能遗留神经痛”。我当场破防，赶紧联系老爸。他赶紧找熟人，上大医院。

医生确诊后，开了一种抗病毒特效药，一盒 1 粒，360 多元。我捏着药单的手都在抖——这哪是吃药，简直是吞金！老爸倒是淡定：“健康比钱重要。”可我心里还是愧疚，毕竟父母挣钱不容易。

回家按时吃药，结果第二天水疱反而鼓得更大了，还泛着脓。我吓得以为恶化了，医生却说是白细胞在“打仗”：“脓液是免疫系统胜利的旗帜。”行吧，这旗帜插得我夜不能寐，只能侧着睡，生怕压破“脓旗”导致感染。

一周后，疱疹终于开始结痂。黑褐色的痂皮像战场后的废墟，丑得我不敢照镜子。但更折磨的是神经痛，衣服轻轻摩擦都能让我跳起来。那段日子，我成了宿舍的“瓷娃娃”，室友递水杯都小心翼翼，生怕碰碎我。
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以前熬夜、三餐外卖应付，现在才懂“免疫力”不是玄学，是真能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硬指标。

心态决定康复速度。焦虑时，痛感会放大十倍；放松下来，反而觉得痂皮痒痒的，像在提醒我：快好啦！

如今疱疹痊愈，但这段经历像被烙在了记忆里：别仗着年轻挥霍健康。现在我开始跑步、吃维生素，甚至戒了熬夜。感恩父母的“不嫌弃”。老爸陪诊时那句“健康比钱重要”，比 300 元的药更止痛。

最后想说，生病固然倒霉，但能从中“薅”到点人生经验，也算没白疼这一场。毕竟，青春嘛，总要带点“疤”才完整。

刘晓芳（湖南 张家界市）